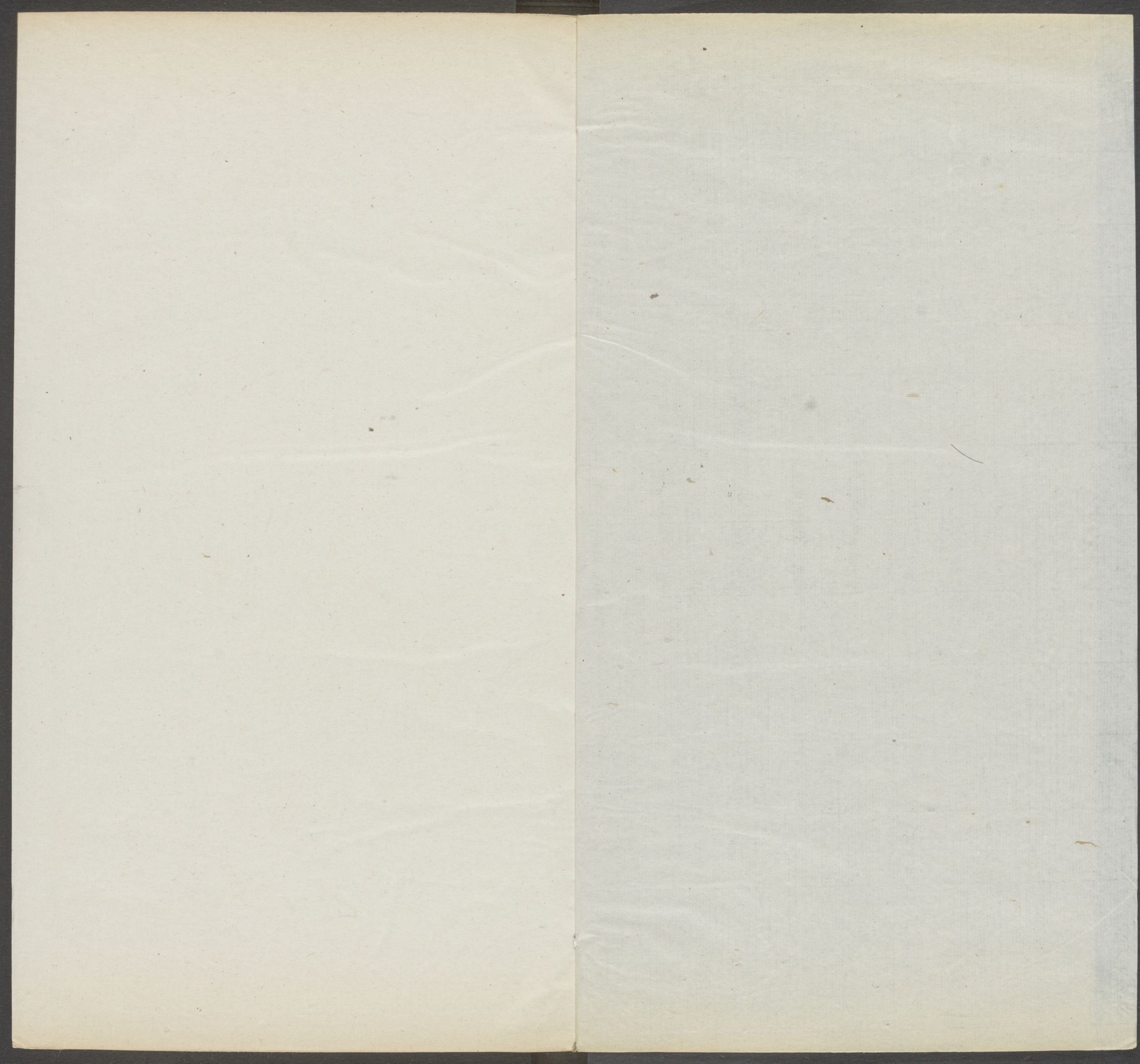


T 9299 / 7 990

16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MAY 194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5 1941

天由記卷之十六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男龍光校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

公解

官府 太宰以八法治官府註百官所居曰府

周禮

公衙 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即古之公朝字本作牙訛

為衙 續世說

府寺 自漢以來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風

俗通曰府聚也公卿牧守府道德之所聚也藏府私府

財貨之所聚也寺司也庭有法度令官所止皆曰寺

左傳 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

釋名

官舍 何並性清廉為潁川太守妻子不至官舍

繕葺 陸抗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

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洛

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慙

吳志

禁毀 羊祜都督荊州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

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

晉傳

擅飾 杜預為秦州刺史石鑒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之

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生在八議以候贖

論本

壞舍 阮籍為東平相乘驢到郡壞府舍并郭使内外相

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晉傳

作解 匡錢光武建武二年梅河斷于莫為清河太守作

公解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

曹劉適言四百萬錢於是莫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與

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為適秉所割匪莫乃書表自理

其畧言高貴不尚節畝壘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

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易譏負乘誠

高之謂臣不勝羗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便西北

去三十里車馬皆歿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共

聞詔下還美西河田宅妻子焉秉為差代以旌幽中之

訟

治 王導治揚州解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為次道治此

爾何少為王公所重故屢發此嘆

世說新語

伯元 桓恭為桓石民參軍在丹徒所住廨牀前一

穴詳視是古墓桓食常先以鮭鮓投穴中如此經年後

眠始覺見一人在床前云吾終沒以來七百餘年後絕

嗣瘞蒸嘗莫寄若恒食見播及感德無已依若籍籍

為寧州刺史後果如言

幽明錄

神擾 蕭惠明泰始初為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

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廳事前後太守不敢止廳惠

明謂綱紀云孔季恭曾為此郡未聞有以遂命盛設筵

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披矢向惠明既而不

見因發背旬日而卒

南史

合怪 樂廣為河南尹先是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

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

見墻有孔使人掘墻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絕

上

誼擾 羅合字君章為州別駕以廨舍誼擾於城西池小

洲上立茅屋伐木為材織葦為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

也

人怪 傅昭字茂達梁天監中為安成內史郡身家兵

亂相接府舍稱凶每夜聞人鬼相觸在任者嘗以言

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畏犯方

騰虛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却廳宇入堂中直是鄰家

無恙或以昭真正所致

南

循 字子后為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歸之鄉
更令左右論中書解字謂賓文曰庶來者無恙

息 祚 字充禎明元年入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中尚書

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明道東

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省西抵閣道年久

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際無故有燈光或見人等衣冠

從井中出頃更復沒或所聞自然隨聞居多死七尚書

周確卒於此省孝惠代確便即居之經兩載祚與比皆息

時人咸以為真正所也

籍 理 居省開元中

興 利 除害

過 神 相州刺史宅舊凶王道堅李使君朱希玉前後為

太守皆不生出郡城苟不沉死則貶開元中張嘉祐初

至郡便有鬼祟備極擾亂祐不之懼往觀之見一女子

云已周故大將軍相州刺史尉遲府君女往者揚堅

篡奪迴死王事一門遇害合家六十餘口骸骨在此廳

下欲白於人悉皆懼死明公幸垂顧盼祐許諾他日以

禮葬於廳後便以廳為廟歲時禱祀焉祐有女年八九

歲家人欲有所問則令啓白神必有應神欲白祐亦令

小女出見以為常也后三年嘉祐入拜大金吾至吳

加以冕服其後皆榮遷云

章 脩 李聽起為邠寧節度使邠州衙廳相傳不利章脩

紀聞廣異
記獨異志

以至藪壞聽曰帥臣鑿凶門而出豈有拘于巫祝而棄公署耶遂命葺之卒無變異唐書

市第趙惠伯為河南尹時嘗市場炎第為官廨御史劾

炎宰相抑吏市私第貴取其直盧杞召大理正田晉諤

罪晉曰宰相於庶官比監臨計美利罪奪官杞怒謫晉

衡州司馬於是當監王自盜罪絞唐新

蓄除李吉甫改郴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

物怪不敢居吉甫命蓄除其署以視事吏由是安上

綠莎廳河中府有綠莎廳唐治平時好事者常加澆溉

兵興以來而好事者劉吉之王禹偁送柴諫議任河中

詩云綠莎廳事舊鳴蛩唐書

無解宋初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實亦

就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

遍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泄石林燕語

郵驛

郡國朝宿之舍在京者謂之郵驛驛傳遞之館在

四方者謂之驛王驛置驛也

乘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

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左傳田橫乘傳詣雒陽如亭曰

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案

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

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驛

宋處公孫黑將作龍驤氏與諸大夫欲殺之
二庶在
聞之霍弗及乘遠而至
二相伐叛克勝則使傳遠告功
王
謂若今時乘驛遠傳而遠疾故謂之傳遠也
以車馬給使者
傳以馬曰遠

廣成廣成相如奉璧西如秦秦王舍相如廣成舍索隱
成是傳舍之名
營客館以周坊飭賓侶之所崇
之傳無以傳橐術之郎不能及

高陽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鄉食其師古曰傳舍者
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繼來轉相傳也

置文帝二年

因名置紀田橫至尸鄉廐置臣瓚曰廐置謂置馬以傳
驛者曹參取狐父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李陵騎
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

郵亭平帝詔置宗師考察不從教令者宗師得因郵亭
書言宗伯紀薛惠為彭城令橋梁郵亭不脩父宣過縣

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付蓋觀視園
菓終不問惠以吏事

邊也徐曰郵之言過使所過也廣雅郵驛也置亦驛也
風俗通曰漢改郵為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

韻二馬傳曰置步傳曰郵

置郵郵當時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送大常置

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明日常恐不獲
魏相為茂陵令御史大夫桑弘羊客嘗請相更止
得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汝捕案其姦罪
論棄市茂陵大治止

具馬王溫舒為河內太守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三
司以至長安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河內管督其
奏以為神速上

錦傳宣帝元康詔吏或錦厨傳稱過使客以取名譽高
昭曰厨謂飲食傳謂舍言脩飾息氣以和適使而已師
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也過去也

衛颯建武時遷桂陽太守一縣去郡遠且平空每

敷水元稹為御史分司東都召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
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樹
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參軍新唐

褒城元稹為御史奉使東川於褒城驛實明府廳虞鄉
黃丞犯令逃去再使東川至褒城驛黃丞餽酒餼舟稹
與同酌徧問褒陽山水則褒奴所奔之城在其左諸葛
所征之路在其右感今懷古作詩贈黃曰昔年曾痛飲
黃令困飛觥席上當時走馬前今日迎迓遷七盤路坡
地數丈城花疑褒女笑棧息武侯征一種埋幽石空聞
千載名本事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孫燕

青雲元稹青雲驛詩岩光青雲嶺下有千仞谿謂言

雲驛繡戶青雲閣昔遊蜀閣下有驛名青泥聞不意
愴若墜牢與徑集本

陽城元積陽城驛詩商有陽城驛名同陽道州陽公爰
已久感我淚交流祠曹諱羊祜此驛何不侔我願避公
諱名為避賢郵上

柳公綽長慶元年為京兆尹時河朔復叛朝廷用
兵補授行營諸將朝令夕改驛騎相望公綽奏曰自幽
鎮用兵使命繁併館處匱乏鞍馬多闕又勅使行李人
數都無限約其衣緋紫乘馬者二十三匹衣黃綠者
不下十匹五匹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即供驛馬既盡
遂奪路人鞍馬衣冠士庶驚擾怨嗟遠近喧騰行李將

壁畫一胡頭因題曰喚出山何用若添減縮却莫長

不聞香南朝新書

晨候鄭審開元中為殿中侍御史充館驛使令每傳舍
立晨候自公始也傳開元十六年七月敕傳驛因御史
出使察之二十五年五月御史鄭審檢校兩京館驛猶
未稱使令驛門前十二辰堆即審初焉會要

御書并潼縣有上亭驛明皇幸蜀問黃幡綽曰
意似人言語對曰似言三即即當三即即當安又各
琅當驛羅隱詩山雨霏微宿止亭雨中因想雨意

長安郭子儀乾元元年被賊河上遂朝京師安
於長安驛帝御望春接待之

館驛使 宋齊元和中東兩河用兵初憲宗寵任內宴以
館驛使有曹進王者特恩暴戾遇四方使多恠至
辱者宰相李吉甫奏罷之十二年淮西用兵復以
為使壽州上疏曰館驛之務每驛皆有專知官畿內有
兆尹外道有觀察使刺史迭相監臨臺中又有御史
館驛使專察過闕若令宮闈之臣出參館驛之務則
臣外等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
不用帝意嘉之唐舊

相思舖 鄜州東百里有水名相思河傳舍曰相思舖令
狐楚詩曰誰把相思號此河塞垣車馬往來多只應自
古征人淚灑向空川作碧波詩話

萬春 延和中敬昭道遷監察御史先是襄州征人舒
福等十人次于巴陽灘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萬春
方睡見十人析哀絕寐覺至于再三乃召駟吏問之
人對如夢昭道即募善游者出其屍具酒餼以酹之乃
移牒近縣備懌積歸之故鄉征人聞者無不感激大唐新語

女巫乘傳 肅宗以王與為相尚鬼神之事分遣女巫遍
禱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傳而行中使隨之所至誅
求與惡少十數輩橫行州縣至黃州左震為刺史晨至
驛門高戶不啓震命壞鑰而入曳巫斬階下惡少皆死
籍其緡鉅萬悉列土曰臣已斬巫請以所籍錢代臣食
民熱稅其中使送上臣請死朝廷慰奠之唐書

驛官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一
之乃往初一室為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神問曰何也
曰杜康刺史曰功有餘也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貯復
有神問何地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室庫諸茹畢
復問何神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誤矣補國史

高塘 濠州西有高塘館俯近淮水御史閣敬愛宿此館
題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
高塘館神女何曾入夢來軺軒來往莫不吟諷有李和
風者至此又題詩曰高塘不是這高塘淮畔江南各一
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讀者莫不解顏
後因失印於新鑄始添濠字補國史

一吏出館及暮...
郵驛於是後在濠州

不約 趙孝字長平公... 每告歸常曰衣安... 聞孝當過以有長... 肯內曰問曰聞曰... 曰一寺到矣... 京師欲... 得也... 利州諸... 此山水... 八畫...

之... 利州諸... 此山水... 八畫...

持六秀英典氣騰流八越慈雲成功在慶運去事終屬
杜牧之詩未安官受詔筆筆驛沉思畫地乾坤在潘馬
勝登和州流雲容思山登助換於夜星鏡落海都將
便移郵亭自世換白日事長垂字義山詩魚鳥猶疑畏
簡幸風雲長為護儲香徒念止將揮神筆終見隆聖走
傳車管樂有本終不示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
祠廟梁甫吟成恨有餘羅隱詩拋擲高陽為主憂此在
東詩盡良等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下理
山河空孺子兩朝冠劍恨誰周惟餘巖下多情水猶解
年年傍驛流

滋水驛在長樂驛之東睿皇在藩山經此廳廳西

絕伏望聊為定限乃下中書條流人數自是吏不告勞

唐舊

管城太和二年榮陽守楊歸厚奉詔成新驛周以高墉

乃樓其門勞迎展蠲紮之敬餞別起登臨之思走轂奔
蹄遄征急宣入而忘勞出必屢顧其傳舍之尤乎

城驛記

三鄉劉禹錫至三鄉驛想明皇望女兒山詩斐然有感

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懜當時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

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

隨天上忽來白雲去世間惟有秋風辭集本會昌時有題

三鄉者云余本家若耶溪東從良人西入函關寓居晉

昌里第不幸良人已矣邈然無依帝里方春而影東遷
涉滌水歷渭川皆終南陔太華經號畧抵陝郊揖嘉三
之清流面女几之蒼翠凡經過之所皆昔譙笑之地遂
命筆聊題終不能滌其懷抱翰墨非女子之事名字豈
隱而不書詩曰昔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歿妾空還謝
娘衛女不相待為雨為雲歸舊山和者十一首王祝詩
曰女几山前嵐氣低佳人留恨此中題不知雲雨歸何
處空使王孫見即迷劉谷詩曰蘭蕙芬芳見王姿路傍
花笑景遲遲亭蘿山下無窮意併在三鄉惜別時張綺
詩曰洛州依舊好風光遺恨無因見女郎雲雨散來音
信斷此生遺恨寄三鄉

雲溪
友議

五花荆南舊有五花館待賓之上地也故蔣肱上成病
詩云不是上名台姓字五山化賓館改從容南都
新書

稷山稷山驛吏王全作吏五十六年人稱有道術往來
多贈篇什故李義山贈詩云過客不勞詢甲子唯言亥
字與時人上

皇華廣州押衙崔慶成轄云藥綱詣內庫抵皇華驛舍
見美婦人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日捨君我寧不悔
俟君回轅別圖後會擲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
厨飯洎還不敢宿皇華寓宿旅邸前婦人來曰今日之
事可諧否十二字能辯否慶成不對因命青衣進酒終
不舉觥乃作詩云妖魄才魂自古靈多情心膽似平生

知君不是風流物却上幽原怨有明青衣曰小娘子嘗
養鸚鵡十餘年竟不言今其驗乎婦人嘆曰是矣乃作
亞鸚鵡詩曰彫籠馴養許多時終歲曾無一句詞恠恨
化三情太誤因何偏與好毛衣擲紙于池燈火俱滅了
晉公嘗見十二字曰川中狗蜀犬也獨字百姓眼只目
也眠字馬撲兒瓜子也孤字御厨飯官食也館字乃獨
眠孤館四字遺墟

白沙 白沙驛在永州一百二十里祁陽縣下臨湘水西
岸門外有亭以形勝盡在此也詩話總龜

草上烟 河東馬鋪有驛驛善行者鋪卒名為草上烟有
勢力使命常數程打過好事作詩云過此唯尋草上烟

數程打過苦尤偏詩話

閭里

閭里 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三曰聽閭里以版圖
周禮爾雅巷門謂之閭說文里門也周禮五家為比五比
為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群侶也說文里居也周禮五
家為隣五隣為里風俗通云五家為軌十軌為里里者
止也五十家共居止也

清節 齊稷門外東北二百步有晏平仲家宅左傳晏子
之宅近市景公欲易之而嬰弗更為誡曰吾生則近市
死豈易志乃葬故宅後人名之曰清節里水經注

勝母 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齊書

錦里張儀築益州城故錦澗也號錦里益州記

樗里樗里子名疾高誘曰其里有樗樹故曰樗里然疾

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紀年則謂之樗

里疾記

秦二世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師古曰發閭左之

人皆遣戍也漢書應劭曰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

秦亡食貨志注

中陽高皇帝家在沛豐中陽里及為天子祠豐故宅漢書

儀宋謝莊求賢表曰并歷中陽英賢起于徐沛受錄白

水茂異出于荆宛南史姬宗之在水滸也鸞鷲鳴於岐山

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通史

里母客謂蒯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

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進

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

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且去過所善諸母語

以事而謝之里母曰汝安行我今令而家追汝矣即東

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

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東緼乞

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

曹相國漢書

戚里石奮高祖召其姊為美人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師

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本傳

陵里 萬石君奮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之外門不下車
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
史坐車中自如固當廼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

家前

長安 長安閭里一百六十室居櫛比門巷脩直有宣明

建陽昌陰尚冠脩城黃棘北煥南平等里宣帝在民間

時常在尚冠里劉向列女傳節女長安大昌里人也

高陽 荀淑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爾粵並有名稱時

人謂八龍初荀氏舊里名西豪賴陰令渤海苑康以為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

高陽里後漢賀德仁在陳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

辭稱人為語曰德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老

弟八人時比漢荀氏太守鄱陽王伯山改所居為湧里

為高陽云

冠蓋 宜城縣有太山山下有廟漢末多士其中刻之二

千石卿長數十人朱軒華蓋同會於廟下荆州刺史行

部見之雅嘆其盛號為冠蓋里而刻石銘之

宜春 左思賈謚請講漢書謚誅退居宜春里

齊王固命為記室督辭疾不就

四里 元魏伊洛之間夾御道作四夷館道末有四里

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吳人投國者

金陵館三年已後賜宅歸正里北漢末附者

賜宅歸德里東夷來附者履扶桑館賜宅慕化里
來附者履扶桑館賜宅慕義里

微里劉繪宗士章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者居是里
里刺謂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微而居微里此人處
曰宋審孔子何闕而居微里繪默然無許意

仁里明山賓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
酒雖出撫大蕃擁族故穀珥金施紫而恒事屢空聞
室未成今送薄助并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

念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
桑方有係原生今易

上仁之所廬 匪仁里其焉宅匪義跡而焉居
三柱劉仁軌咸亨中進爵為公子及兄子授上柱國者
三人州黨榮之號所居為樂城鄉三柱里

居巢劉知幾封居巢縣子鄉人以知幾兄弟六人進士
及第文學知名改其鄉里為高陽鄉居巢里

鳴河張嘉祐嘉貞弟嘉貞為相時任右金吾衛將軍
弟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門巷時號所居坊曰鳴河里

陰別吐蕃請婚中宗以所養雍王守禮女為金城公主
妻之帝為幸始平縣設殿帳於百頃泊側餞別因改始
平縣為金城縣又改其地為鳳池鄉陰別里

同里常貫之名純為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

善傳

善傳

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復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若

安邑 李吉甫居安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土

靖恭 咸通中楊汝士與諸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靖恭里

第弟兄並列門戟南部新書

脩行 楊收兄發假弟嚴皆顯貴號脩行楊家與靖恭諸

楊相比長安志 近俗以權臣所居坊呼之安邑李吉甫也

靖安李宗閔也驛坊常澳也樂和李景讓也靖恭脩行

二楊也皆放此南部新書 坊邑里之名說文 坊方也言人所在

里為方蘇鵲頌義

白沙 李愚所居暴雨一庭俱為白沙及薨得地于白沙

里時號白沙相公紀異錄

不遊 崔稅遭世亂寓居于滑臺不遊里巷十餘年人罕

識其面梁貞明三年舉甲科五代史

栗里 陶淵明所居栗里兩山門有大石可坐十人教坊記

孝義 魏世宗詔曰李詔安前 志守冲素可遠

康近率玄晏證曰貞觀處士表甘門 間以旌高節

表其明曰人安里曰表表 表

薛 東京昭國坊有薛繪子姪十人冠冕茂盛時號薛

曲西京

市

市市詩也言交易而進恃以不賈也市亦謂之市井言

人至市有所鬻賣者當於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

也或曰古者二十畝為井因井為市故云也風俗市買

賣之所也說文闔市垣也闔市門也古今市巷謂之闔市

門謂之闔巷謂之闔漢書市中空地謂之塵鄭衆

作市神農作市高陽氏衰市官不脩祝融脩市古史祝

融作市世本祝融顛頊臣為鬻辛氏大正宋

九市武王伐紂得二夫人問曰殷國將亡亦有妖乎曰

殷君喜脩宮室大者宮室九市太公

夜市郡國志曰幽州有邠亭新論曰縣邠亭本太五

所部其人將與夜市不為則有重害焉

市井井田之義有五一曰無泄天時地氣二曰無費

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為市交

易而退故稱市井也春秋井田記學齋佔俾云後漢循吏傳

白首不入市井注引井田記云謂不見于他書今劉瓛

傳注無之妄刪古籍可恨也哉

多牛商太宰使少庖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

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豈

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誠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

於女因召市吏而誦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

惟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韓

市信仲尼之楚楚莊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

天中

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曰丘也聞不言之矣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其寢乘羽而郢人殺兵近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言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

聖路曰是稷稷何為者耶仲尼曰是自埋于民自葬于

畔其聲錘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耶

則

近市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

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繫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履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韓非

七市齊桓公宮內有七市韓城東之齊之糧過雍門鬻

歌於市乃此也

吹虎伍子胥之吳乃佯狂塗面行之於市市人罔有識

者翌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與俱入見王僚

吳越春秋

至吳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

曰市中有非常人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

吾聞荆平王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奢勇且

智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即使召子奢

入吳王下階迎上殿與語三日三夜語無復者

越絕書

雋舞吳王闔廬有女怒王先食蒸魚乃自殺闔廬痛之

葬於邦西閭門外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

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美門因發機以掩之吳越春秋

市處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

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

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

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

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

不得見韓非子

爭利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臣聞爭名者於

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之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

馬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天紀

夫存孟嘗君逐於齊而復之以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

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乎大夫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富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

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論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

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亡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不

敢以為言戰國策魯連一詞火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

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

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

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史記

擊筑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

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

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

事

人者

直市雍州富平西南十五里有直市城秦王文造物無二價以直市為名郡國志

地市始皇作地市與生死人交易令云生人不得欺死者物市吏告始皇云死者陵生人生人定入市朝斬所

馮脊故徐云秦地市有斷馬三秦記始皇陵有銀蓋金馬以多奇物故俗云秦王地市郡國志

東市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賈誼二人同與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史記

坐市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也今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弘羊天乃

雨食譜志

闔變大將軍霍光秉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突入

闔變吏不能禁及尹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書

杯市萬章字子夏長安杯市號曰城百為子夏

對日臣問如市臣心知如市人何以欲禁切至生

第市司隸校尉解光奏一深曰禁校志意大治

賣卜嚴君平坐於城都市日問數人得五百

養則問肆下簾而授老子

提市 元始四年起明堂造為博士舍三千四百舍
但列槐樹數百行為隊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
漢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室器器物相與買賣
其議論議樹下侃侃問問王莽作事術時美弟
高區起而郭止於苑中三輔舊事云漢太學中
有市

市 梅福元始中王莽顯政棄妻子去後人有是福

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二言越州游市即梅福

市門卒之所郡國志

閭書 王充字仲任會稽人少家貧無書常游洛陽東

閭所賣書一見則能讀之

公超 張楷字公超門徒常百人隱居弘曲山中學者隨

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後七書

不二價 韓康字伯休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

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

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

蒲倉 郟城內有市名蒲倉故南齊校尉府也郡國志

如市 齊東昏以闕武堂為芳樂苑於苑中立店肆橫大

市日游市中雜所貨物與官人閹豎共為裨販以潘妃

為市令自為市吏錄事將闕者就潘妃罰之又開渠立

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于時百姓歌云闕武

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南史

市易大業六年諸夷來朝請入市交易場帝許之於是脩飾諸行葺理邸店皆使薨宇齊正卑高如一壞貨充積人物華盛時諸行鋪竟崇侈麗至賣菜者亦以龍鬚藉之夷人有就店飲噉皆令不取直胡夷驚視寢以為常

兩京記

豐都洛陽南市即隋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之時掘得一塚無甓甍棺中有平上朱衣銘云策言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校其年月當魏黃初二年唐嘉祐**利人**西市隋曰利人市市西北隅有海池長安中僧法成所穿分永安渠以注之以為放生之所穿池得古石銘云百年為市而後為池自置立市至是時百餘年矣

兩京記

賣卜武攸緒則天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唐制

宮市德宗時宦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物屋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覈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諫臣交章列上皆不納止吳湊以威里為京兆尹深言其弊張建封入覲具奏之德宗頗深嘉納蘇

希宦者之旨因入奏言便于墮業之徒宮市不為之改

舊唐書

德宗晚年政出多門宮市之弊諫官論之不聽諸會

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為連州山陽令唐

三公入杜司徒嘗言我致政之後必買小駟飽食誌

天中記

卷六

三

之看麗布襴衫入市看盤鈴傀儡即是矣後致仕果行
其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在吾計中矣

晉權量 柳仲郢拜京兆尹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買易用

之禁私製者此司吏入粟違約仲郢殺而尸之自是以

無敢犯

草市 蜀東西川之人常互相輕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

我東門之草市也豈得與我耦哉柳仲郢為東川節度

使聞之謂僕賓曰吾立朝三十年清華備歷今日始得

為西川作市今聞者皆笑之故世言東西兩川人多輕

薄

鬼市輦 俗說務本坊西門是鬼市或風雨曠晦皆聞其

喧聚之聲秋冬夜多聞賣乾柴云是枯柴精也又或中

秋望夜聞鬼吟六街鼓絕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有

和者云九衢生人何勞勞長安土盡槐根高

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鷄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

虛所 嶺南謂村市為虛柳子厚童區寄傳云之虛所賣

之又詩曰青筠裹藍歸洞客綠荷包飯趁虛人市之所

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故曰

虛

亥市 分寧縣本常州亥市也嶺南村落有市謂之虛不

常會多虛日也西蜀曰亥如瘡疾間日復作也江南大

惡以燕稱故止曰亥耳又荆吳俗有寅申巳亥日集于市故謂亥市俗志蜀有亥市日一集如疫瘡之發其俗又以此熱發歎為市喻

市禁孔子告仲弓曰其餘禁者士有四焉命服命車不懸於市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兵車旌旗不粥於市犧牲非鬻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菓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

九市廐記云長安市有九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三

四里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夾橫橋大道市樓皆重屋又曰旗亭樓在杜門大道南又有當市樓有令署

以察商賈貨財買賣貿易之事三輔都尉掌之西京賦云郭開九市通闕帶闔旗亭重立俯察百隧是也黃圖

四通後魏立市於洛水南號曰四通市民間謂永橋市伊洛之魚多於此賣士庶須鱸皆請取之洛陽伽藍記

市語長安市人語各不同有勸廬語鑠子語紐語練語

三摺語通名市語兩京雜記

三市大市名也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南馬市在大城東按金市名高觀西充為金故曰金市

肆店肆者所以陳貨鬻之物也店者所以置貨鬻之物也

也古今注

青羊老子為關令尹喜著道經臨別曰子行道千日

於成都青羊肆尋吾今為青羊觀也蜀本

葱肆占僧珍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為業僧珍至乃棄業

宋州官僧珍白汝等自有常分豈肯妄求叨越當速反

葱肆耳南史

鷄肆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自業里中謂之鷄肆言若

鷄之因剔糞而有所得也會世副其業家財巨萬有士

人陸景暘會邀過所止館舍甚麗入內梳洗衫又極鮮

屏風袍履無所不有景暘問曰主人即如此快活何

為不罷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七牛馬

散失復業已來家園稍遂非情願也分合如此朝野僉載

女肆葱嶺以東俗喜淫龜茲于闐置女肆征其錢唐新

星貨肆有以筐以筥或倚或垂鱗其物以鬻者曰星貨

鋪言其列貨叢雜如星之繁今俗呼為星火鋪誤也唐

翁集

騙僧子貧金幾千貫劫騙僧舍賣三之廉賈五之益廉

曰節節物貴賤也謂除劫僧美舍利等古曰僧者舍舍

二家交易者也騙者其有等也唐

大騙段干木晉國之大騙也也楚於子夏高何壽宗

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辯曲學於子墨子晉

可行也司空不視塗道無列樹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
有天咎國必亡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故先
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
道十月成梁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今
陳國道路不可是廢先王之法制者也其能久乎周
失道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
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子非

爭道楚野辯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
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轂擊而折大夫車軸
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

狹路之中妾避之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
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而
反怨妾豈不貳過哉列女傳

術子產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術者
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呂覽孟春審端
徑術注端正其徑路不得邪行也呂覽吟涂陳術亦道路

別名

初學

別塗孔子用魯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賤
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呂樂

五父季孫相魯子路為邱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營
此之為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

衢而塗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存民于奚為乃食之子路怫然怒攘袂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孔子曰由之野也女之食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宮室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韓外

多岐揚子之鄰人士羊既率其黨又請揚子之醫追之揚子曰寧亡一羊何追者之舉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

不知所之所以夜也心都子曰大亦以多岐亡羊學者

以多方喪生揚子見達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

以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淮說

堙谿中山之國有風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為鑄

大鐘方專二軌以遺之風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

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於智伯

夫智伯之為人也會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

大鐘方專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

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為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

之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

也漸斂而行至衛七日而風繇亡呂雅風繇韓子作仇

天
卷
七

錄荷作齊

金音夏王從卒效千餘出獵於褒谷而溪秦惠王亦

敗于山中遂而商之以金一筐遺蜀王及報欺之以土

秦王大怒其臣曰此秦得之端秦王未知蜀道乃刻石

牛五頭置金於尾下偽如養之者言此天牛能屎金蜀

人魂而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成道致之成都秦始知

蜀道獲張儀伐之蜀王開戰不勝而亡十三州志

馳道秦紀始皇二十七年治馳道注曰馳道天子道也

蔡邕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今之中道然漢令諸侯有

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不如令

沒入其車馬黃賈山至言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

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

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

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漢書鮑宣為司隸

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沒入其

車馬本傳行必以車馬故以馳名注年不頌成馳道不脩

角道漢王屯棗陽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應劭曰

散抄鑄重故築垣墻如街巷也

棧道張良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蓋美

亦視項羽無東意汪棧即關也今謂之閣道

使道高祖居南宮從復道上見諸將往往耦語如淳曰

天中記

止下有道故謂之復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教

澤類民作復道方築武庫南也桂宮周回十里內有複

道橫渡西至神明臺三輔故事

道韓信欲東下井陘擊趙李左車說趙王曰願假臣

等三萬兵從間路絕其輜重注微路也黥布先從關道

破關下軍本傳

靈山河馬相如畧定西南夷通靈山道橋孫水注鑿開

靈山道置靈道縣本

靈街并延壽陳湯上疏云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

頭葉街蠻夷邸間本傳長安城中有葉街三輔

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師古曰子北方也

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

南山有谷通梁漢道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

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

者是午共為子午道漢傳子午長安正南山名三秦記王莽

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蓋以子午為陰陽之王氣

也括地志

九達長安城面三門四面十二門皆通達九達以相經

緯衢路平正可並列車軌十二門三塗洞關隱以金柝

周以林木左右出入為往來之徑行者升降有上下之

別三輔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西城郭之制

天中記

卷六

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西京

飛狐建武十三年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詔王

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布石築起

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注飛狐道在今蔚州飛狐

縣北通媯州懷戎縣即古飛狐口也後傳距飛狐之口注

曰在代郡西南前臯食其傳

與馬肅宗崩廉范奔起敬陵以時廬江郡掾嚴麟奏章弔

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

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

緣溪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

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盡聞范名以為然即牽馬造

門謝而歸之世伏

通建武八年鄭交趾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

皆從東治汎海而難世汎海孤奏開零陵

桂陽嶠道至今為常路傳

褒斜延光四年詔益州刺史羅于午道通褒斜路順褒

斜漢中谷名南曰褒北曰斜三秦褒水東為歷小石門

穿山通道六丈有餘石漢永平中司隸校尉楊厥

所開建和二年王莽石頌德蓋因石道而廣之水

注諸葛孔明揚聲由斜谷道取郡

涇洞鍾皓字季明為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導從惡其

相灑去公車絕遠公推執言司徒今日為獨行耳先

百平孔嵩字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契實無券
親嘗為阿里街卒遣迎式式下車把臂曰子懷道卒伍
不亦痛乎嵩曰侯熹賤役晨門早下之位古人所不耻
何痛之有故其讚曰仲山通達卷舒無方屈身厮役從
秀金芳嵩在阿里正身屬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他

閣道諸葛孔明與兄瑾書云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
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
立柱於水中令水火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
也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
郭伯

相聞而已

銅駝洛陽太尉司徒兩坊間謂之銅駝街魏明帝置銅
駝諸物於閭闔南街陸機云駝高九尺積出大尉坊者
也上銅駝街在洛陽宮南金馬門外人物繁盛俗語云
金馬門外聚群賢銅駝街上集少年陸機洛陽記

左擔江由左擔道按圖在陰平縣北於城都為西其道
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擔也鄧艾東馬懸車
之處任豫益州記

開道天紀二年衛尉岑昏表脩百府自官門至朱雀橋
夾路作府舍又開大道使男女異行夾道皆築高牆瓦
覆或作竹藩吳紀

避道 王戎簡脫不持儀刑好乘巴滇馬雖為三司率尔私行巡省園田不從一人以手中挿腰戎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戎輒下道避之竹林七賢

哭途 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魏氏春秋

四三 晉穆帝升平二年二月詔曰伏飛督王饒忽上吾鴉鳥一口云以避惡此凶物豈宜妄進於是鞭饒二百

便殿中御史孫雲焚其鳥于四達之衢中興書

柘林 符堅滅燕趙之後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路槐樹柘林十里一亭四十里一旅行者取給於塗工商資販

盤道 氏人揚難當居仇池山高二十里羊腸盤道三十

六廻王智深宋紀

相逢 司馬膺之神氣甚高性方古舊與楊惛同為黃門

即至惛為尚書令抗禮如初曾路逢惛威儀導引乃於樹下側避惛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

避赤棒本不避卿惛甚重之北齊

植槐 常孝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頽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勅部內當堠處植槐

木代之既免脩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後見恠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天下同之於是分諸州道路一里

植一木十里植二木百里植五木焉北史

御道 隋煬帝大業元年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旁皆築御道樹以柳

街鼓 舊制京城內金吾曉暝傳呼以戒行者馬周獻封章始置街鼓俗號夔夔公私便焉有道人裴脩然雅有篇詠善畫好酒常戲馬為渭川歌詞曰渡莫夔夔動須傾湛湛杯金吾儻借問報道玉山頽甚為時人所賞

新語

龍尾 含元殿側龍尾道自平階至凡詰曲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焉兩垠欄檻悉以青石為之至今石柱猶有存者

賈氏談錄

安祿山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

本傳

別開 高宗將幸汾陽宮以狄仁傑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害耶遽令罷之高宗聞之嘆曰真大丈夫也

舊唐

鑿山 陸象先為益州長史奏嘉邛路遠請鑿岷山之南以從捷近發卒從役居人不堪多道亡瘡死行旅無利左拾遺張宣明監姚雋諸軍事兼招慰使乃親驗其路審其難險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臨雲深谷無景至有斗絕巨險殆不通人蹤經之者必搏壁傍崖有息而度雖竟日登頓二十許

生木人

猶堪淚下鐵馬亦可蹄穿

象先覽之統暢遽罷役仍舊路以聞蜀人賴焉唐書

三初房瑄嘗尉馮翊陸象先下孔目官党芬于廣橋

相遇避馬逢瑄按芬下决脊數十下芬訴之象先日汝

何處人芬曰馮翊人又問房瑄何處官人芬曰馮翊

象先日馮翊尉决馮翊百姓告我何也瑄又不見其

事請去官象先日如党芬所犯打亦得不打亦得官人

打亦去亦得不去亦得太平廣記

蜀道李白嘗為蜀道難歌曰蜀道難難于上青天白以

刺嚴武也後陸暢復為蜀道易曰蜀道易易于履平地

暢佞韋臯也初暢受知于臯乃為蜀道易獻之臯大喜

贈羅八百疋尚書

道槐貞元中度支欲取兩京道中槐樹為薪更栽小樹

先下符牒華陰華陰尉張造判牒曰召伯所憇尚不剪

除先皇舊遊豈宜斬伐乃止國志補

迷道貞元二年李晟收復京城朱泚以千餘人西走春

忽迷路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父曰豈非朱太尉耶

偽宰相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田父曰天不長荒地不生

惡蛇不為龍鼠不為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將殺

之忽亡其所在杜陽編

偏路貞元七年刺史李西華自藍田至內鄉開新道七

百餘里廼山取塗人不病涉謂之偏路地理志

布街蜀之士子莫不沽酒慕相如滌嘉之風陳會部

家以富彊為業為不掃官街吏欺之其母甚賢勉以進
脩不達不要歸鄉以成名為期每歲舉根紙筆衣服僕
馬皆自成都齋至中都助業後業成元和元年及業李
相固言覓報狀處分廂界收下酒旆問其戶家入猶疑
之遂巡賀登弟實聖善獎諭之六也

唐語

天威高駢鎮安南使者歲至乃數登道五所置兵護送美
徑有青石或傳馬援所不能治况攻有震碎其石乃得
通因名道曰天威云

唐書

置耳吳崔太初多疑好察每通交會之所牆必置耳
謂人曰還聞牆有耳否非牆耳吾耳行路之人鮮敢

偶語九

天街天街兩畔槐對俗號為柳衙曲池江畔多柳亦號

為柳衙意謂其成行列如排衙也

中朝故事

裙腰白樂天杭州春望云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

一徑斜注孤山寺路在湖州中草綠時望如裙腰

長慶集

鳥道交趾郡治龍編自興古鳥道四百里

南唐志李太白

詩而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

畏塗六長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成卒

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祗席之上飲

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華言

畏途巉巖不可攀

詩本

末路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

天中記

卷二

三七

古道南唐元宗廬山百花亭刻石云蒼苔迷古道紅藥

亂朝霞

迷途迴朕車而復路及迷途之未遠辭定迷途其未遠

覺今是而昨非歸去來辭迷途知反往哲是與丘希範書

邪徑焦先孝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

京兆阡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

阡涉慕之廼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

之原氏阡前書

郊鄆杜預釋地曰河南縣王城西有郊鄆陌水經注

紫陌漳水北廼祭陌而戰國之世徐巫為河伯取婦祭

於此陌西閉豹投巫河中淫祀雖漸地留祭陌之稱田

融以為紫陌也趙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橋於水上為

浮圖澄先造生墓於紫陌即此處也水經晉書自啓塋墓

于鄴西紫陌

織路庸織路於四裔今斯與彼其何廖思玄言涉路東

西有似於織也

邯鄲漢文帝至霸陵居北臨廁是時慎夫人從正指示

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史記

陳倉諸葛孔明與羌瑾書曰有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重

溪水縱橫難用行軍者羅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

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振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

者也水經

天中記

卷六

三

逆旅

就國 師尚父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特難得而易失客寢處安殆非就封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菜候來伐與之爭營丘史記太公 既起即路俄有追者至以其出關遂止獨異志

晏 之南鄙左傳信上 **晏** 之南鄙

暮舍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後 營自駕其僕接新而

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說苑

宋東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列子

王 楚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

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

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王薪貴於桂謁

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王歎桂因

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楚策

投宿帝即位為微行嘗至栢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
乃宿逆旅翁惡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姬
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
可圖也天寒姬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姬自縛其夫諸少
年皆走姬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宮乃召逆旅
夫妻見之賜姬金千斤擢其夫為羽林郎漢武微
行栢谷遇辱實門又感其妻深識之饋既返王階厚賞
賚焉賜以河津令其驚渡今實津者是也故潘岳西征
賦酬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官表豹之徒並以爲然
余按穆天子傳曰天子自實輶乃次于涇水之陽丁亥
入于南鄭考其公歷所鍾路江新津以是推之知非因

門矣

水經

除糞第五倫自度仕宦落遂將家屬客河東變易姓名自稱王伯齊常與奴蓋北至太原販賣每所止客舍去輒為糞除陌上號曰道士開門請求不復責舍宿

直

東觀漢記

供客周防字偉公父楊少孤微常脩逆旅以供過客而

不受其報

後漢

洒掃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洒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別傳

客舍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為客舍主集為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為戲樂

客議謹按客舍逆旅久矣其所由來漸矣行者賴其額

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貨還各得其所役賦而因民利

誠惠加百姓而公無所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

於逆旅自唐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潘岳客舍議

償衣桑虞嘗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為盜虞默

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鷄鴨多是

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至山家間尋求果得

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晉傳

獨酌馬周西行長安至新豐宿於逆旅主人唯供諸商

販而不顧周遂命酒悠然獨酌主人翁深異之及為常

何陳便宜二十餘事太宗怪其能問何何答曰此非臣

發慮乃臣家客馬周也太宗甚悅隨大用敕求勝

地為周起宅談類每

失家口滄州南皮丞郭務靜性拙塗與王簿劉思莊宿

于逆旅謂莊曰從駕大難靜嘗從駕失家口三百于侍

官幕下討得之莊曰公夫人在其中否靜曰若不在中

更論何事劉野金

請山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

其名首訪之既齊其姿又請所為文白出蜀道難於

之讀未竟稱歎數四號為謫仙人本事詩

馬熊執易赴舉行次灌關秋霖月餘滯於逆旅歲

降立有志士吁嗟數次執易潛問之曰前堯山志莫澤
舉劍并至此馬驚囊空莫能自進執易造馬還要乘
馬劍囊清之執易其年罷舉澤明年登科言
馬李義山遊長安投宿旅店適會客因召與坐不知
為義山也酒酣客賦木蘭花詩衆皆誇示義山石反詩
曰洞庭波冷曉侵雲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舟
望不知花是此船身坐客大驚詢之方知是義山古
零陵總記陸龜蒙所作

村

高會濠州鍾離縣塗山禹娶所也山西南有禹墟及禹
會村蓋禹會諸侯之地典

石禹汝山廣乘人志其地志
今夷人共營其地方百里不志畜牧有罪外其野中
捕者不敢追之畏禹神能戒三年不為人得則共原之
言為禹神所祐也平

祿里吳太湖中洞庭山西有廿號祿里村角里先生所
居也史
義正

昭君王昭君生於峽州今有昭君村綠珠生於白州今
有綠珠江賁妃生於蜀嘗誤墜池中後人呼為落妃池
外綠珠外群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詩

烏夜村晉穆帝后父何準寓居海鹽南三里后將產之
夕有群烏夜驚於聚落爾後烏更鳴衆共異之及明矣

救乃穆帝立準女為后之日經

錦沙 慈州清溪縣錦沙村傍山依壑素波澄映錦石每

文剋軍吳喜聞之而造焉鼓柁游汎彌旬忘返歎曰若

此美石故不虛賞使人忘來門之志睦州記

坊村 歙縣有坊村俗說任勣為新安太守因行春至此

愛其雲溪綠源尋幽累日不返百姓因名其溪為坊溪

溪旁村為坊村村旁有山近故北野縣每山上石墜則

不利縣官縣廢後其事亦訖大中十年刺史盧藩改曰

任公村任公溪寰宇記

浣花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杜甫於成都

浣花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舉田夫野老相

狎 舊唐

埋懷 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問其地

名埋懷村乃大喜曰擒賊必矣國史補

朱陳 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一村惟兩姓世世為婚

姻 白詩

若下 長興若溪夾溪悉生箭箬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

箬一箬皆村名村人取下箬水釀酒醇美勝於雲陽俗

稱若下酒吳志

巴 為復尉成江之左岸有巴鄉村村人善釀故俗稱

巴酒清醇出名酒村側有溪溪中多靈壽木中有魚其

頭似手豐肉少骨美於餘魚蘇小

平樂 魚腹縣東狼山縣舊屬武陵縣北十餘里有神穴
平居無火時有渴者誠啓請乞輒得水或戲求者水終
不出縣東十許里至平樂村又有石穴出清泉中有潛
龍每至大旱平樂村左近村居輦草穢著穴中龍怒須
臾水出湧其草穢傍側之田皆得澆灌上

東亭 從平樂順流五六里東亭村北山甚高峻上合下
空空微東而廣二丈許起高如屋中有石林甚整頓傍
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風吹制分隨偃而輸不得過
越不偃而輸輒凶往觀者去時特平暨屨自然恭肅矣
石塘 桂陽陽山縣西北有石塘村村之流水側有豫章
木本逕可二丈其株根猶存伐之積載而斧跡若新羽

族飛翔不息其傍衆枝飛散遠集鄉亦不測所如唯見
一枝獨在含涯水矣

萬歲 桂陽郴縣有千秋水出西南萬歲山山有石室室
中有鍾乳山上悉生靈壽木溪下即千秋水也水側民
居號萬歲村其水下合黃水

湘陂 郴縣南湘陂村村有圓水廣圓可二百步一邊暖
一邊冷冷處極清綠淺則見石深則無底暖處冰白且
濁玄素既殊涼暖亦異厥名除泉其猶江乘之平湯泉
也水盛則瀉黃溪水耗則律徑輟流

斷石 休寧縣西斷石村舊名吳口村西南有石壁下臨
深溪舊經云昔有兩身治此一祭一不夜有神人從祭

者其地岸有石自絕壁墜碎不祭者身石墜處遂成石室

梅花 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周回三百餘里嶺十五峯

三十二其峯之秀者曰飛雲玉鶴錦繡玳瑁飛雲峯路

側有梅花村南越志蘇軾詩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為骨

冰為魂

木香 宣城縣西六十里有木香村唐段成式別業也

梅迴 洪亭村下有梅迴村舊云是梅槐合生成樹是以

名之今音訛謂之梅迴玉端侍陵記

木客 越有木客村鄱陽山中有木客秦時造阿房宮者

食木實得不死時下山就民間取酒為詩云酒盡君莫

沈定伯夜行遇鬼記

老人 蜀青城山有老人村其溪多柏根飲其水故壽

經圖

野狐 野狐泉店在潼關之西泉在道南店後坡下舊傳

云野狐指而泉涌旅人改為冷淘過者行旅止焉今法

饌中有野狐泉者以菜粉為之亦象此也南齊新書

原

原 廣平曰原下濕白隰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太原

原端也平而有度度延曰大南太原也釋名曰地不生

物曰鹵盧穀梁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尚書大

傳曰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下而平者謂之

原

原

原

上平白原下平白隘公羊傳地理風俗記白原傳字

也故曰平原矣地寬博而平正名之曰原李

平原周文王葬於畢長安東南有原名畢原國中

曰文武周公葬于畢師古曰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

始平長安城北有始平原數百里無山川湖水其民者

汲泉居井深五十丈有伯夷墓人食薇可常食或云夷

叔食三年顏色如故漢時亦謂之北平巖三秦

白鹿長安東則驪山西則白鹿原北望雲陽悉見山阜

之形而恒若雲霧之中述在周平王出

此原以是得名蓋秦運之象也秦

白虎原上有狗枷堡三秦記白麗山西有白鹿原原上

有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大狗來下有賊則狗吠之故一

堡無患故川得厥目水

三時三時原在岐州雍縣南二十里封禪書云秦文公

作鄜時襄公作西時靈公作吳陽上時並此原上因名

也括地御覽引封禪書曰文公作鄜時靈公作吳陽上

時宣公作密下時蓋三時在此原故號三時原

九原京陵縣故城於春秋為九原之地也國語曰趙文

子與叔向遊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

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其智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

文子曰其仁不足稱也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諷矣

故其京尚存漢興增陵於其下故曰京陵焉水經

皇天 王澗水出玉溪北流逕皇天原而西上平博方壘

里餘三面壁立高千許仞漢世祭天於其上名之為塋

天原上有漢武帝思子臺上

樂遊 宣帝少依許氏長於杜縣樂之後葬於南原立廟

於曲池之北亭曰樂遊原關中記

少陵 少陵原南接終南北至澇水即漢鴻固原也宣帝

許后葬於此俗號少陵原長安志

五大 諸葛亮據渭水南原司馬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

功依山東轉者是其勇也若而土五丈原諸君無事矣

亮果屯此原與懿相禦水經

石安 符健攻張琚于宜秋還登石安原而嘆曰美哉斯

原也悵然有終焉之志惟鴻前

萬壽 高祖校獵于華池之萬壽原白鹿見高祖親御弧

矢射而獲之舊唐書

鳳凰 常嗣立營構別業于驪山鳳凰原鸚鵡谷有重崖

洞壑飛流瀑水冲宗親往幸焉因封嗣立道遥公名其

所居曰清虛原由棲谷後漢延光二年鳳凰集新豐即

此原也亦驪山之別麓長安志

韓原 韓馮翊有原詩曰有悼其道韓侯受命是此原也

又古今地名云韓武子食菜於韓原亦秦晉戰於此地

即獲社田又秦獲晉惠侯以歸之處郡國志

七山 河東鹽池東吳坂登七山原每登一原輒峭起五

本理 原上平廣不知巨極戴延之西征記

風涼 崑山之西川中有集名曰風涼原在崑山之陰

州之福地爾雅

野

郊外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野爾雅

襄城 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宇參乘

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乃

問塗焉莊子

洞庭 北門成問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

始聞之而懼後聞之而怠卒聞之而惑蕩蕩然乃不

自得止

絕營 炎帝戮蚩尤於中冀名其地曰絕營之野帝王世紀

青羗 禹東至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羗之野鳥谷青丘

之鄉南至九陽之山不死之鄉西至積金之山共肱

臂三面之鄉北至夏海之第夸父之野呂覽求人

牧野 自朝歌以南南豐清水土地平衍據臯跨澤悉毋

野矣郡國志曰朝歌縣南有牧野竹書紀年曰周武王

率西方諸侯伐殷敗之于毋野詩所謂毋野洋洋檀亨

煌煌者也水經

牧野 泰自非子受封至昭王城周之歲在大梁前後七

遷皆在禹貢雍州之域荆山終南敦物之野東并冀

天中記

卷六

天

之分鶉火之次也帝主世紀

謀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裨謀能謀謀於野則

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與裨謀

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禮周

少源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

孔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著

薪亡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者

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韓詩外傳

丹野桓温北征姚襄在伊水上許遜曰不見得襄而有

大功見襄走入太玄中問曰太玄是何等也荅曰南為

丹野北為太玄必而北走也果如言西明錄

廣莫莊子謂惠子曰子之謂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

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以徑乎無為其側逍遥乎寢卧

其下莊道選

曠垠無名人曰予方將造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

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以遊無何有之鄉以處曠垠之

野應帝王

無極廣成子曰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無

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在

霄霓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縱志舒節以馳大

天上游于霄霓翟之野下出于無垠之門執要道之

而游於無窮之地淮源道

周禮若士曰我南游乎罔浪淮南之野北息乎流澗

之鄉論衡道虛

吳濞鏡機子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迫漢出西

平乎泱泱之野七啓過乎泱泱之壑上詩賦

莽曠袒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參譚拉擲相與騰躍

莽曠之野吳都賦

沃野西有王母之山有沃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風鳥

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鸞鳥自歌鳳

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群是處是謂沃之野有軒轅之臺

射者不敢西嚮射畏軒轅之臺山海經

天穆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乘兩龍各

曰夏后開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上

關塞

關西河天關其星為天關天文志可關掌國貨之節以聽

關市周禮關在境所以察出禦入秦卷月令章句

九塞何謂九塞大汾冥准注如荆阮方城殺准下省井

陘令旻句注居庸呂有始

散關周無極元年老子度關關令尹喜先勅門吏曰若

有老翁從東來乘青牛薄板車者勿聽過關其日果見

老翁乘青牛車求度關關吏入白喜曰諾道今來矣我

見聖人矣即帶印綬出迎設弟子之禮關令老子西遊

遇閔令尹于散閔抱朴子

六閔 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閔注

塞閔陽閔之屬凡六閔所以禁絕未游而廢之左文

陽閔 汶水西南逕陽閔故城西春秋襄公十七年遂臧

紇自陽閔者也陽虎居之以叛伐之虎焚萊門而奔齊

者也水經

鹿門 季孫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閔以出奔邾季孫用

孟椒之言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

閔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襄二

昭閔 伍子胥與太子建子勝俱奔吳夜行晝伏出到昭

閔閔吏欲執之胥因詐曰上之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

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將告子欲取之閔吏因舍焉吳越

春秋子胥橐載而出昭閔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

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與吳

國闔閭為伯史記

扞閔 楚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楚為扞閔以距之世宗

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扞閔以距秦蓋論江冰

自閔東逕弱閔扞閔注捍閔廩君浮夷水所置也弱閔

在建平秭歸界昔巴楚數相攻伐藉險置閔以相防禦

水經巴郡魚腹扞冰有扞關郡志

馬氏塞 秦小室夫人用奄變群賢不說自匿百姓驚恐

非上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群臣與民從鄭孫之

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全
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菌改入之夫人聞之大駭冷莫
興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皆曰往擊寇中
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
雍園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為獻公怨右主然而
將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
子之在外者衆若此則秦人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王
獻公以為然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菌改官大夫賜守
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呂覽當賞

西塞秦四塞之國也

史蘇秦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

秦地

左着函右隄隄前蜀漢後山河四塞以為固

金城千里險固

函谷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

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史記函谷關遠岸

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方軌號曰天嶮故西京

賦曰巖嶮周固衿帶易守所謂秦得百二并吞諸侯也

是以王元說隗囂曰請以一丸泥東封函谷關圖王不

成其弊足霸矣經水

蒲坂魏襄王七年秦王來見于蒲坂關竹書紀年

鷄鳴孟嘗君夜出秦關雞未鳴而關不闔下坐賤客豈

臂為雞鳴而雞皆和之關即闔而孟嘗得出論衡燕丹

去秦夜到關關門未開丹為鷄鳴衆雞皆鳴遂得逃秦

燕丹孟嘗君義動雞鳴於其下可謂深心有感至
誠難奪矣昔老子西入關尹喜望氣於此也故趙至與
嵇茂齊書曰李叟入秦及關而歎經水

白馬倪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之非馬也服齊發下
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
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韓非子公孫龍當爭
論曰白馬非白人不能屈後乘白馬無符傳欲出關關
吏不聽此虛言難以奪實也桓譚新論

虎牢左魯襄公二年七月晉成公與諸侯會于戚遂城
虎牢以逼鄭穆天子傳曰天子射鳥獵獸於鄭圃命虞
人掠林有虎在於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

擒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為押畜之東虞是曰虎牢矣然
則虎牢之名自此始也秦以為關漢乃縣之城西北隅
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觀臨河逕逕孤上路直茲邑界
眺清遠勢盡川陸羈途游至有傷深情經水

金事關吏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爭
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吏曰某時有客過
而所與女金而女因遣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
察韓非子

發新沛公西入武關居於灞上遣將軍閉函谷關無內
項王項王大將亞父至關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擊即
令家發薪一束欲燒關門關門乃開楚漢春秋

終軍 終軍初從濟南當詣博士入關關吏與軍繻軍繻
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送
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
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

榆林 衛青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本傳伍被諫淮南王

曰今漢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

猶為治本傳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其水東

榆林塞世又謂之榆林山自溪而去悉榆柳之數矣緣

歷沙陵屈龜茲縣而出故謂廣長榆也王恢云樹榆為

塞謂此矣水經長榆塞名或謂之榆中漢書枚乘說吳王

曰秦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羗笮之塞本傳

徙關 函谷關舊在弘農初武帝西元陽三年冬接嘉

軍楊僕數有大功耻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請以

僅七百人築塞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濶於

是徙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武紀

編晉 所為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東諸

也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豈若定地勢使

可備之患賈誼新書

蕭關 元封四年冬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

關歷獨鹿鳴澤武紀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

朝那蕭關匈奴傳

五原 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就

天中記 卷六

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先祿塞下漢發邊郡二萬
單于出朔方鷄鹿塞匈奴傳

居庸建武十五年二月徙鴈門代郡上谷民置當山

居庸關以東紀武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溪之東三有

石室三層其戶牖扇扉悉石也蓋古關之候臺矣南

絕谷累石為關址崇墉峻壁非輕功可舉山岫層深側

道褊峽林郭濠嶮路才容軌曉禽暮獸寒鳴相和邏塞

遊子聆之者莫不傷思矣經水

封符郭丹初之長安從死人陳兆買入關符以入函谷

關既入封符乞人曰不來使者車不出關丹自從入關

後不歸家十二年後奉山以乃出關竟如本心東觀漢記

王門光武閉王門關謝西域之貢班超久在絕域年

老思土上疏云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王門關本傳

自敦煌西出王門關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後西

域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東接漢阨以王門陽關西則限

以葱嶺前西

上黨馮異北攻天井關拔上黨二城注天井關在大行

山下本傳邠水出大行之阜山則五行之異名也淮南子

曰武王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嶮固德能覆

也納貢迴矣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君子以為能持滿

高誘曰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西北上黨關也詩

所謂徒始野王道傾蓋上黨關即此山矣水經馮衍遺田

邑書曰上黨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為國蔽在三四
謂上黨壺口石陘也本傳

白水關李固出為廣漢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書
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固解印綬處也全
牛縣南有故白水關通典

八關散關郭自南山橫洛水北屬于河皆關塞也即揚
僕家僮所築矣其城西岨塞垣北抗惠水靈帝中平元
年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五營士屯都亭置函谷關
廣成伊闕大谷轅轅旋門小平津孟津八關都尉官治
此函谷為之首在八關之限故世人總其統自有八關
之名矣水

洛陽四關升高臨四關魏都漢洛陽四關東成臯關南

伊闕關西函谷關北孟津關洛陽

潼關魏延欲請精兵萬人與諸葛亮異道會於潼關亮
制而不許蜀志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或
說因潼谷水以名地也潼關東北水側有長坂謂之黃
卷阪傍絕澗涉此坂以升潼關所謂泝黃卷以濟關關
矣水經

蜀三關三關電埽于今晉紀論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

重山之固吳志蜀有陽平關江關白水關此為三關張

記漢中褒城漢褒中縣有漢陽平關在縣西北蜀先王
破魏軍於此通典昭烈起館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

百餘區

白馬蜀孟達降魏文帝以為新城太守治房陵有白馬

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側水謂之白馬塞達登之而數

日劉封申就據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為上堵吟音韻

哀切有惻入心今水次尚歌之

木蘭漢水石岸有城名陵城周迴數里左岸壘石數十

行重壘數十里中謂是處為木蘭塞云吳朝遣軍救孟

達於此矣

鬼門關鬼門關在北流縣南三十里有兩石相對其間

濶三十步俗號為鬼門關漢伏波將軍馬援討林邑蠻

路由於此立碑石龜尚在昔時趨交址皆由此關其南

尤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諺曰鬼門關十人去九不還

唐宰相李德裕貶崖州日經此關因賦詩云一去一萬

里千知千不還崖州在何處生渡鬼門關

李太尉之在崖州也郡有北亭子謂之望闕亭太尉每

登臨未嘗不北睇悲咽有詩曰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

猶是半年程青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昔崖

州今瓊州是也

閩張均流容州鬼門關其土少鉄以營石為燒器以煮

魚鮓地人謂之五侯焦石一經火久之不冷今之瀘石

也

桃林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若有軍馬經過好行

也

卷六

五

牧華山休息林下惡行則決河漫延人馬不得過矣

鴈門 山海經曰鴈門之水出于鴈門之山鴈出其間在

高柳北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巘舉雲高連山

隱東出遼塞

水經

鴈塞 鴈塞北接梁汝陽郡鴈至矯翻而度同於鴈門

荆荆 梁伯縣界有鴈塞傳云此山有大池水鴈栖集之

故名鴈塞

梁州記

楚塞 郡西沂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荆門北岸有山

名曰虎牙二山相對楚之西塞也荆門止合下開開達

山南有門之形故曰荆門

荆門記

青田縣 有魯陽關峽路峻

其深

橋 橋水架也榷水上橫木所以度也亦曰杓今謂之

杓東楚謂橋為地

石杠謂之衙

文說

百官 上虞縣一名虞賓晉太康地記曰舜遊

故以名縣百官從之故縣北有百官橋亦云萬莫

會事訖因相虞樂故曰上虞

周穆王 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師至於九

梁善引竹言周

紀年恨賦方架

索隱張
傳之傳

霸橋 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並
贈別王莽時霸橋災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更霸橋

長存橋黃圖

飲馬 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長安圖丞相夏侯嬰墓在飲

馬橋東大道南人謂之馬冢三輔舊事

昇仙 蜀城北十里有昇仙橋送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

安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華陽國志

竹橋 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瑛據武功水東司馬

懿因渭水漲攻瑛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遂馳去

水經

萬里 萬里橋在城都縣南八十里蜀使費禕使吳諸葛

亮送之於此嘆曰萬里之路始於此橋因名萬里橋華陽國志

國志

河橋 趙預啓建河橋于信平津衆論以為殷周所都經

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作故也預曰昔造舟為梁則河

橋之謂也遂作橋成上從百官館會舉杯勸預曰非君

此橋不立也預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獲奉成聖制也

衆咸稱善

旅人 洛陽七里澗有石梁即旅人橋也昔孫登不欲久

居洛陽知楊氏榮不保終思欲道跡林鄉隱淪妄死楊

駿埋之於此橋之東駿後尋亡矣 朱超石與元書云

橋去洛陽言六七里悉用大石亦員以通水可受大船
道也制作奇狀

木蘭 諸蘭橋其本名茨蘭橋橋之左右豐高茨於橋東

劉季和失塞猪襄陽太守曰此中作猪屎臭可易名猪

蘭橋初如戲言而百姓遂以為名矣襄陽耆舊傳

三 趙建武中造浮橋於延津上採石為中濟石無太

小下輒流去用功百萬經年不就石虎親閱工作沈璧

于河明日璧流渚上波蕩上岸遂斬將而還經水

朱雀 明帝太寧二年六月丁卯以應詹為護軍將軍假

節督朱雀橋南諸軍事晉紀吳時南津橋也又名朱雀橋

五丈 慕容垂與劉牢之戰于五丈橋澤晉大敗車騎慕容

容德等引兵牢之五丈橋牢之馳馬跳五丈淵金符五

救至而免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燕錄

河屬 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屬長一百五十步兩

岸累石作基陞節節相次大木從橫更鎮墜兩邊俱來

相去三丈並大材以板橫次之施句欄甚嚴飾長國起

長分 閭闔門城外七里長分橋中朝時以穀水浚急注

於城下多壞民家立石橋以限之長則分流入谷故各

長分橋或云晉張方營軍於此因為張方橋嘉善記

百口橋 宋太原太守顧訓之五代同居子孫富盛閭闔

雍睦家有百口時人重之故名嘉善山前志東漢顧訓

崔公 崔亮為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舡行人艱阻

天... 崔公

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為用橋遂
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後周書

天津天津橋在河南縣北四里隋大業元年初造用大

缸維舟以鐵鑠鉤連南北夾路對起四樓其樓為五

表勝之象正觀十四年更令石工累方石為脚爾雅

李之間為天漢之津故取名元和志

石橋趙州石橋甚工磨礪密緻如削馬望之如初其

雲長虹飲澗上有勾欄皆石也勾欄並有石獅子龍

年中高麗謀者盜二師子去後復募匠脩之莫能相類

者至天后大足年默毀破趙之定州賊欲南過至石橋

馬跪地不進但見一青龍於橋上雷迅而怒賊乃遁去

朝野僉載趙郡洺河石橋隋匠李春之跡也製法奇巧張嘉

正柳煥張彥為銘林

大陽大陽橋長七十六丈廣二丈架黃河為之在陝縣

東北三里正觀十一年太宗東巡遣武侯將軍丘行恭

營造元和志

肥鄉神龍中常景駿為肥鄉令縣北瀕漳水連年泛濫

舊坊迫漕渠雖峭岸隨即壞決景駿相其地勢益南干

步因高築障水至隄距輒去其北燥為腴田維漕以梁

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費約人立石著功數年後刺趙州

道出肥鄉民曰學廬館舍橋郭皆公所治本傳

利步初都城洛水天津之東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橋及

利涉橋以通行李上元中司農卿常機始移中橋置于
安象坊之左街當長夏門都人甚以為便因廢利涉橋
所省為計然歲為洛水衝注常勞治葺李昭德創葺積
石為脚銳其前以分水勢自是竟無漂損唐舊

河橋蒲津河橋天下之要津也唐明皇詔鑄鉄牛八頭

崇鐵柱二十四條連鎖一十二條山架八所牧人八枚

於中潭分立亭亭有虹蜺之狀實萬代之奇絕也又詔

中書令張說製河橋贊置于中潭之上紀異

銷魂長安東灞陵有橋來迎去送皆至此橋為離別之

地故人呼之銷魂橋也天寶

銷魂維陶典陽安送客至情盡橋間其左右曰

地止此故橋名情盡陶命筆題其柱曰後送

別必吟其詩曰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名為情盡橋自

此改名為折柳任他離恨一條條唐詩

鬼橋方輿縣鬼橋忽一夜聞人呼喚聲車行雷駭曉而

石橋自成家家牛皆喘息未定述征吳興駱駝橋在雲

溪上唐初建又名迎春橋以其直迎春門也舊傳此橋

梁或摧圮將墜夜遠處聞橋上若有千餘人工作聲

及旦橋梁之將墜者煥然一新皆商舶上流橋架也居

處近橋者一無所聞覺或云此魯般仙也

百花元微邪竇之人泛海至孤島上見王虛尊師南冥

夫人拜謁求歸路夫人曰有百花橋可行俄有張橋上

有異菴二人登岸回視已無橋矣

崔生入山遇仙女為妻還家得隱形符潛游宮禁

為術士所知追捕甚急生逃還山中隔洞見其妻告

妻擲其履巾成五色虹橋度崔追者遂不及矣

高麗國王有侍婢自云有氣如鷄子來下我故者

身后生子名東明東明善射王恐其害國欲殺之東明

走至淹冰以弓擊冰魚鱉遂為橋既渡魚鱉解散

余王得河伯女而生一卵一男子破卵而出名曰朱蒙

夫余之臣欲殺之朱蒙來去走過一天水曰我河伯外

孫於是魚鱉積而成橋遂

天中記十六卷終

